



**PUBLIC INPUT
CLERC CENTER**

2018年公共意见调查结果：对聋人和听障学生最大程度地提升语言和沟通能力以及获取途径的重要性
由 Amber E. Marchut博士和

鼓励读者复制和传播本文！

个人和组织可以在以下条件下自由复制和传播本文：1) 本文必须完整传播，包括封面和版权页；2) 如果传播的是本文的摘录，必须在复印件的第一页或网页上明确标注以下版权信息，并在每页的页眉或页脚清楚显示作者和标题；3) 收取的任何费用仅限于复制成本的回收；4) 必须通知Clerc中心您打算传播本文的意图以及可能接收该文的个人数量（联系信息如下）。

Clerc中心使命声明

Clerc中心是一个由联邦资助的国家聋人教育中心，致力确保全国各地多元化的聋人和听障学生群体（从出生到21岁）接受教育和赋能，使其具备语言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作为社会中具有生产力和贡献力成员的潜力。通过早期语言的接触与习得、卓越的教学、家庭参与、研究、最佳实践的识别与实施、合作以及全国各地学校和项目之间的信息共享来实现这一目标。

版权 ©2024 劳伦特·克莱尔国家聋人教育中心
华盛顿特区加劳德特大学
保留所有权利。
ISBN: 0-88095-288-1

如有疑问或反馈，请联系：

Laurent Clerc国家聋人教育中心
收件人：监测、评估与研究部门
地址：800 Florida Avenue, NE
MSSD, Suite 210
Washington, DC 20002-3695
MSSD, Suite 210
电子邮件：clerc.input@gallaudet.edu
网站：<https://clerccenter.gallaudet.edu>

本出版物中报告的活动得到了联邦资金的支持。出版这些活动并不意味着美国教育部对本报告中的发现、结论或建议的批准或接受。

加劳德特大学在其项目、设施和就业方面提供平等的访问和机会，不受种族、肤色、性别、怀孕、分娩、哺乳及相关医疗状况、宗教、国籍、性取向、性别身份和/或性别表达、年龄、残疾、退伍军人身份或任何其他受联邦法律、华盛顿特区人权法或其他适用法律保护的类别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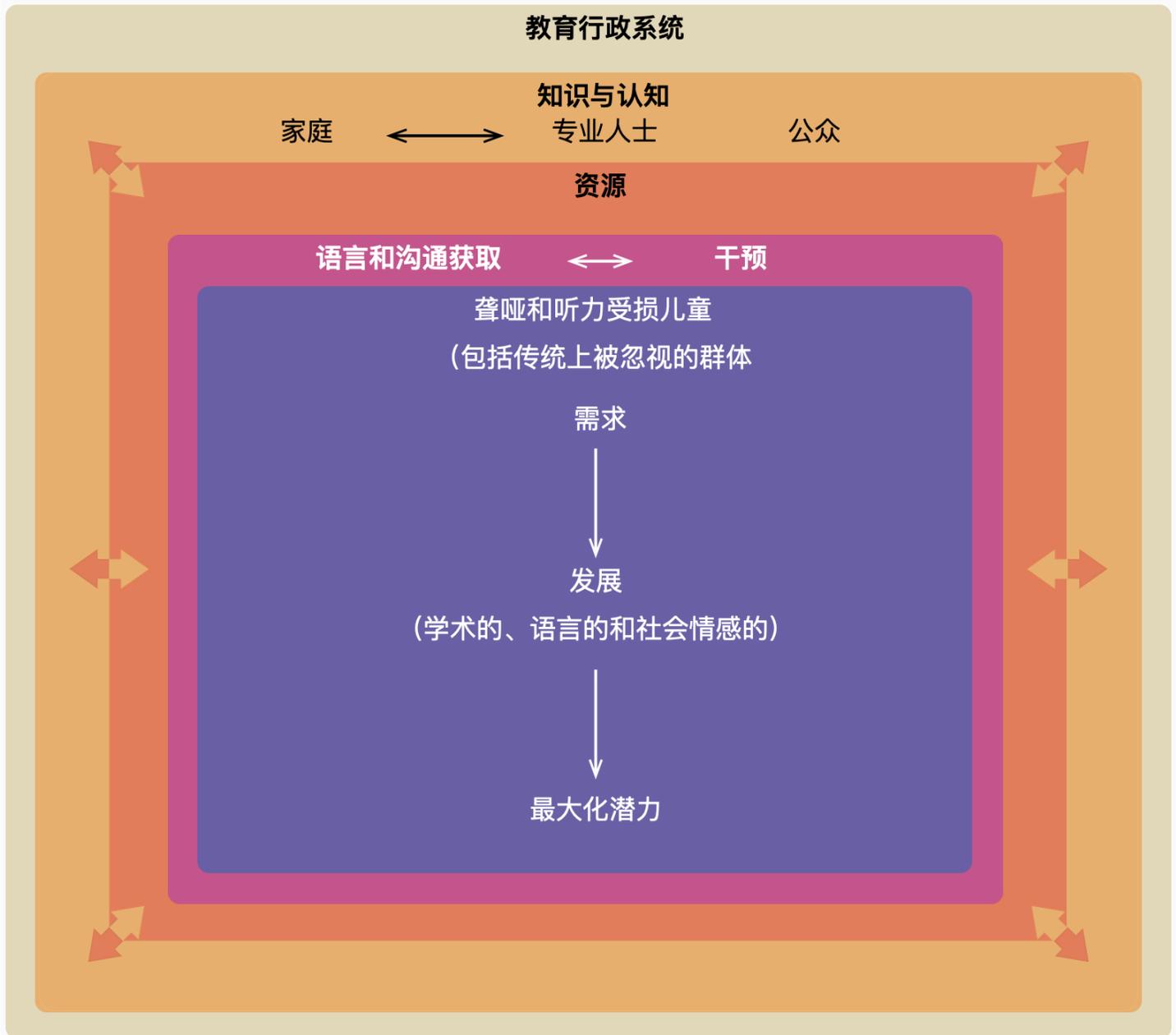
致谢

这项工作是团队合作的成果;没有参与者, 它的可信度不会如此高。LaWanda Jackson 的数据支持在塑造我们研究的基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说明

本文件中的信息应引用如下:

Marchut, A. E. & Lambert, A. (2024, April). *Public Input 2018 Survey Findings: The Importance of Maximizing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cquisition and Access for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tudents* [2018年公共意见调查结果:对聋人和听障学生最大程度地提升语言和沟通能力以及获取途径的重要性].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Laurent Clerc National Deaf Education Center.



概述

语言和沟通模型是基于受访者对语言和沟通的反馈进行的解释，这是劳伦特·克莱克国家聋人教育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发布的全国公众意见调查中确定的14个障碍之一。受访者包括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父母、监护人以及与这些儿童和家庭合作的专业人员。在这项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一个问题：是什么障碍阻止了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发挥其潜力？他们的回答包括五个将要讨论的层级。

该模型展示了教育行政系统、资源以及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都与语言和沟通相关，并影响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充分发挥潜力的能力。模型有五个层级：

1. 教育行政系统:最外层,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语言和沟通条款相关。具体指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制定政策和结构,同时遵守联邦法律的董事会成员和学校管理者。这些系统影响接下来的四个层级。
2. 知识与认知:第二层级,包含了关于语言和沟通如何影响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知识和认知。在这个层级中,有三个重点关注的群体:家庭、专业人员和公众。由于家庭和专业人员的知识和认知相互影响,模型中用一个黑色双向箭头表示这一关系。
3. 资源:第三层级,指与语言和沟通获取以及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资源需求相关的材料、信息、服务和支持。需要考虑“知识与认知”和“资源”层级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这在模型中通过粗箭头表示。人们的知识、认知和资源会影响模型中最内层的两个层级。
4. 语言和沟通获取与干预:根据关于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在不同环境或情境中使用不同方式和模式进行语言和沟通的反馈意见而设定。调查反馈包括了关于语言和沟通获取与干预应该如何进行、相关条款及基于这些观点所需改进的具体观点。
5. 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需求、发展和潜能最大化:最后也是最内层的层级。需求可能包括全面的语言获取、早期语言接触和同伴沟通以防止语言延迟。在发展的方面,将考虑儿童发展的三个不同领域:学术、语言和社会情感发展。因此,发展加上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独特特征(例如,其他残障、文化背景、语言剥夺)影响这些学生充分发挥潜力的能力。

在审查此模型时,需要牢记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即传统上服务不足的群体(TUGs)及如何在模型的所有层级中考虑这些群体。

教育行政系统

第一个层级,教育行政系统,指的是在宏观层面上负责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实施政策和结构的董事会成员或学校管理者,以及已实施或应实施的法律的影响(例如,《美国残疾人法》(ADA)、《聋人儿童语言平等和习得》(LeadK)和《残疾人教育法》(IDEA))。这一层级包括语言获取、语言识别、语言便利措施、语言支持、语言环境、语言要求、评估、资源提供和专业培训。受访者举例指出,需要通过实施语言发展基准来重新审视学校的行政系统,以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当这些基准被实施时,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学校管理者做出的决定,而政策是在联邦和州一级制定的。受访者强调,立法变更应重点关注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在学校的语言丰富环境中的体验,包括获得具备为该人群服务所需的特定专业知识的合格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这可能需要整个学校系统来决定如何实现语言丰富的环境。受访者还指出,加强教育行政系统的这些组成部分将有助于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例如,需要调整口译员的资格,以向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提供语言丰富的信息。改善和加强教育行政系统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参与政策制定决策的人与不同的耳聋和听力障碍群体之间进行更多的互动。此外,受访者讨论了教育行政系统如何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从而影响所有后续层级:

- 知识与感知
- 资源
- 沟通与语言访问及干预
- 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发展和潜力成就

例如,在资源层面上,教育行政系统可以用来确保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辅助设备。

以下是一些与教育行政系统相关的反馈示例：

- “...我们需要说服立法者通过政策和程序来实施评估聋人/听障儿童的语言发展的基准。”
- “...此外，政策和立法使学生更有可能首先被安置在缺乏第一语言的环境中，从而在被安置在适当的语言环境之前就面临失败。”
- “...如果Lead-K法案在所有州以及联邦层面通过，将更有助于确定0-5岁到8岁的语言剥夺情况...”
- “...我们需要堵住EHDI和IDEA政策和立法中的漏洞，承认美国手语(ASL)是一种语言，是聋人使用的语言之一...”
- “...政策与立法:[州]需要允许聋人专业人员/实习生在楼内进行互动，这样立法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聋人的范围(即听力损失、听力受损、交流方式等等)...”
- “...学校对‘最不受限环境’的看法(如现行法律所述)不允许直接服务提供者具备提供早期语言和识字技能发展的专业技能...”
- “...ADA还规定，学校应通过辅助设备和服务确保有效的沟通获取，以使學生有平等的机会达到与其他人相同的成就水平。”
- “...我注意到，虽然为需要口译服务的学生提供了口译员，但口译员只满足翻译的最低要求(如EIPA或州规定的测试分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口译员也无法提供语言丰富的翻译，同时还要适应和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
- “...政策和立法——学区政策将有听力损失的学生安置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学区或邻近学校，当他们无法跟上同龄人快速沟通时，会导致这些孩子在社会上被孤立。他们会逐渐退出社交圈，变得更加孤立，语言和社交上进一步落后，如此循环往复...”(专业人士)
- “...缺乏理解、语言和沟通：我认为这是每位聋人教师需要在各自的环境中设立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学校为学生提供聋人导师，并在学校中增加聋人导师的存在感。我们的学区已经接受了一个设立聋人导师计划的提案——这对我们的州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第一个接受该提案的学区之一...”

知识和认知

第二个层级包括人们(家庭、专业人员和公众)对语言和沟通的知识和认知，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和认知如何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和发展相契合。家庭包括父母、监护人和家庭成员。专业人员包括教师、员工、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听力学家、翻译、服务提供者以及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及其家庭合作的其他专业人员。公众指的是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可能互动的社会和各种社区(例如聋人社区和当地社区)。一些知识的例子包括人们对语言发展里程碑、聋人教育以及语言和沟通获取的了解或不了解。人们可以通过研究(无论是进行研究还是收集信息)来扩展他们的知识，这些活动会影响他们对语言和沟通选项的了解。认知的例子包括人们对耳聋和听力障碍者、学习方法或语言习得的特定理解。例如，专业人员对早期语言习得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他们如何与家庭分享这些信息，可能会改变家庭对他们的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需求的看法。受访者还指出，缺乏经验的专业人员可能会给家庭提供错误信息，并对耳聋和听

力障碍学生的学术潜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有具备必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合格专业人员与家庭及其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合作。这在模型中通过家庭和专业人员之间的双向箭头得以体现。

以下是与知识和认知相关的一些反馈示例：

- “...我们的大多数学生除了听力损失之外，还有认知障碍，并且来自低收入家庭，这意味着他们在家里得不到语言和支持，因为父母不理解或不知道在家该如何做。”
- “我发现，关键需求领域在于父母没有得到早期的全面教育，导致他们缺乏理解——以及在家中无法坚持选择的沟通模式，结果造成语言、沟通和读写能力的缺失。早期的语言差距会引发严重的教育问题。”
- “...研究表明，过晚获得第一语言(L1)会影响成就。父母往往没有意识到，听力儿童能通过偶然学习获得的信息，聋人儿童必须直接教授，因为他们错过了所有的听觉输入...”(专业人士)
- “在我们的地区，婴幼儿服务从学校转移到了[早期干预计划]。那里，个案经理不具备聋人相关知识，尽管直接服务提供者有这些知识。但是，他们现在严格遵循IFSP指南，重点关注家长的关切.....但是家长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关注的是耳朵和听力，而没有意识到早期语言时期的重要性)。许多学生现在进入学校时(尽管他们更早就被识别出来)比以前落后了很多。很多人直到孩子三岁进入学校时才选择一种沟通方式...”
- “一个巨大的障碍是同时有听力损失的英语非母语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如何与这些学生合作将是有帮助的。”
- “...合格的直接服务人员：关心耳聋/听力障碍儿童的成年人不够多，他们无法正确使用助听设备，也没有足够的教育来教这些孩子。公立学校中与耳聋/听力障碍儿童合作的教师大多不够资格。他们缺乏与聋/听力障碍文化、语言、儿童、沟通等相关的高级教育或培训，许多教师无法与聋/听力障碍儿童有效沟通.....”
- “...语言治疗师在如何向人工耳蜗使用者教授适当技能以提高他们的言语和新的聆听技能方面，通常缺乏培训...”
- “专业人士如医生/听力学家将聋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并不总是向家庭提供所有事实，所以家庭认为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会‘修复’他们的孩子。孩子获得人工耳蜗后，还缺乏持续的强化语言治疗。此外，医学界仍然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手语(ASL)会限制言语发展，具有不利影响，而这是不正确的。学生在没有获得必要语言和支持的情况下被推到教育系统中。”
- “...学区主管对耳聋/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缺乏理解，导致负责B-3阶段的教师没有时间或资源在语言和沟通发展方面为孩子和家庭提供适当的支持...”(家长)
- “...为有听力损失的儿童选择语言的过程对家长来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过程，而他们获取的信息却很少...”
- “医学界仍然对‘修复’聋人儿童有强烈偏见。这往往导致严重的语言习得延迟。无语言能力的聋童进入学校后被安置在特殊教育中，这种教育继续把他们视为‘残障’。很多工作人员要么没有准备好教聋人儿童，要么不相信聋人儿童能成功。他们中的许多人基本上是人工耳蜗听力学产业的雇员。他们可以向医疗保险收取费用，但无法教孩子。很少有人具备任何ASL能力。”

- “我是一个聋人孩子的健听父母。她现在30岁了，希望情况已经改变，但当她第一次被诊断为聋时，我们强烈建议避免使用手语。我认为孩子和听力父母应该立即接触到ASL，并鼓励使用这种自然交流方法，以及其他选择的方法...”(家长)
- 我觉得父母被迫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哪种沟通方式。

家庭、专业人员和公众的知识和认知会影响该模型的下一个层级，如资源。例如，父母的知识会影响他们如何使用资源来满足他们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需求。该层级的另一个因素是家庭的背景，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语言和居住地点(例如，城市、农村、特定州)。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其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所需的信息。这个层级反映了人们对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在语言和沟通获取、发展和干预方面的理解和看法。

资源

该模型的第三个层级由资源组成，包括材料、信息、支持、服务、项目、课程、班级和资金。例如，听力辅助技术、语言治疗、手语课程、语言评估工具、早期干预和语言阅读课程等。这些资源可能会缺失、供应有限、难以获取，或设计不当、开发不合适。例如，一些家庭可能难以找到学习手语或支持其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资源。此外，生活在农村地区或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获取资源方面可能面临更多挑战。一些特定群体的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需要更好地为其设计的资源，包括有其他残障的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

资源层级与前一层级“知识与认知”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例如，向家长或监护人提供关于关键学习期的信息可以影响他们对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需求的认知。同样，当人们了解如何更好地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时，这也会影响他们获取资源的能力。例如，如果人们知道聋人导师等项目，这可能会增加他们寻求这些资源的可能性。

以下是一些与资源相关的反馈示例：

- “...除了DHH(耳聋/听力障碍)专家提供的早期干预服务外，家庭不仅可以从获取资源中受益，还可以通过DHH辅导员合作，帮助他们渡过悲伤的过程，从而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孩子获取语言发展...”
- “根据我作为一名聋盲儿童家长的经验，似乎在早期干预计划中有很多资源——然而，这些资源大多用于提供以儿童为中心的专家和干预服务，而不是培训家长学习ASL，并在家中建立正确的沟通和语言环境。这是早期语言习得的一个关键障碍，因为我们都知道父母、家庭和亲密伙伴为语言发展提供了语言和认知基础...”(家长)
- “...此外，由于学校不支持ASL习得，我们自费上了社区课程，一年半的时间花费了约600美元，但我们仍觉得只掌握了基本的ASL技能。学校不提供语言支持，而对想自行学习ASL的家长来说，资源又少且费用昂贵。(有些项目存在于0-3岁的耳聋/听力障碍儿童家长中，但我们的儿子在刚超过3岁时才被确认为听障。到那时，他的语言表达已经显著滞后，尽管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仍影响到学校的成功和行为问题。)”(家长)

-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家长无法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来学习流利的手语，与他们的孩子沟通...”
- “...家庭参与和支持:为了使这一计划在家中得以实施，我们需要在美国各地设立社区中心，让听力家长可以与聋人成年人一起学习ASL...”(专业人士)
- “...由于资源有限，包括财政和人力资源，D/HH儿童的项目在为家庭提供语言模式和课后清晰沟通方面挣扎...”
- “...几年前，SLP(我)与聋教育教师和教育口译员接受了视觉语音培训，这对阅读策略的使用产生了巨大影响...”(专业人士)
- “我们州的许多农村地区资源有限。家庭不愿将他们的幼儿送到离家很远的聋人学校，而学校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了解这些孩子的需求如何不同于正常听力的孩子。这导致了沟通延迟和对这些学生的低期望。”
- “似乎没有多少资源适用于被收养的晚期语言学习者，也没有适合聋人家庭学校学生的材料。”
- “...缺乏多样化的读写和早期学习技能应用程序，例如，希望有一个与手语字母、数字等相匹配的字母表应用程序.....”
- “...我们地区没有有效支持两种语言的正式教育资源，因此我们实际上被迫选择一种我们孩子将正式学习的沟通方式，并自己寻找创造性的方法和其他资源来支持另一种语言。”(家长)
- “资源——需要关于有额外残障的耳聋/听力障碍儿童的家庭资源，特别是高中后的过渡服务。语言障碍——为家庭提供手语学习的讲习班，强调他们能为孩子提供的关键语言机会。这些资源可以通过提供如往返上课地点的交通服务来支持。此外，上课期间的托儿服务也会增加参与度。课程还需要为家庭提供翻译服务。可以通过拨款为当地学区的交通、托儿和翻译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 “...我们需要将ASL视频整合到课程中，这将减少教师不必在课后花费时间修改课程内容，并在课堂上用ASL进行讲解的负担...”(专业人士)

资源的使用可以影响接下来的几个层级，包括如何提供语言和沟通获取，以及这些资源如何用于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语言发展。例如，面向家长或监护人的手语课程可以帮助他们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提供更多的沟通和语言获取机会。

语言和沟通获取与干预

第四个层级包含“语言和沟通获取”与“干预”，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受访者讨论了提供获取的重要性，尽管由于各种因素，获取可能会受到限制。转向干预，它在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发展和潜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和沟通获取”与“干预”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干预的有无会影响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沟通和语言获取，而反过来，获取的情况也会影响这些儿童所接受的干预质量。

语言和沟通获取指的是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语言和沟通获取如何可能依赖于不同的环境或情况。例如，对于一些学生来说，主流环境可能会限制他们的语言和沟通获取。因此，一些受访者讨论了确保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提供便利措施以实现获取的必要性。尽管便利措施被视为一种干预，受访者也指出了便利措施对语言和沟通获取的影响。这可能包括使用对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最为可及的语言（如美国手语ASL或英语）。例如，家庭成员或学校工作人员（如口译员）可以通过在课堂上或对话中使用ASL或口语英语来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提供获取，这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益处。

以下是与语言和沟通获取相关的一些反馈示例：

- “...语言和沟通：学生需要以多种模式呈现信息...”
- “...此外，在初中和高中教育期间，学生只想融入同龄人中，不得不依赖第三方进行沟通通常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因此他们会停止依赖口译员，而试图自己解决问题...”
- “...我还要求，如果不懂手语的听力员工在我的课堂上有聋人学生时需要与我交谈，他们应该尝试抓住我们在职的许多口译员中的一位为他们翻译，这样DHH（耳聋/听力障碍）学生就有机会看到成人对话的双方内容，并再次在其直接环境中获得沟通的机会...”（专业人士）
- “...学生可能难以提问澄清问题，并因听不到通知而缺乏社交机会。”
- “...在孩子成群工作中非常困难——使用FM系统来进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是一回事，但作为一个学生在一群学生中则很难。”（家长）
- “我发现学生们受到专业人士的刁难。在聋/重听儿童面前使用口语英语而不使用手语，表明被刁难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让刁难者继续进行刁难也是可以的。”
- “...家庭在家中只说西班牙语。由于污名化和希望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获得听力，家庭没有寻找与孩子沟通的方法。然后他进入了只说英语的学校系统。在那时他才学会表达性语言技能，他学习了ASL。他无法真正与家人沟通，只能通过口译员与朋友沟通...”
- “...很多家庭依赖学校作为唯一的学术教育来源（与一些有听力孩子的家庭类似），但听力儿童会通过偶然学习到一些材料，而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不会听到这些材料。学生不会偶然学到高中毕业后的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就像听力同龄人一样...”
- “许多学生无法与家庭成员沟通，因为他们的家庭不会手语。我多次问我的学生他们在家是如何沟通的，他们说要么是通过发短信，要么是通过指点，这导致了挫败感...”

干预

与此同时，干预是受访者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根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定义，干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项目、产品、实践或政策，旨在对一组特定的教育结果产生影响。该定义符合关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干预的反馈意见，将在此处使用。干预可以作为一个计划或行动，用来解决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语言和沟通障碍，并支持语言习得和学习。反馈将干预描述为决定孩子在家里和课堂上使用哪种语言（语言选

择)。家长和专业人员用来促进语言障碍的策略(如CART字幕服务或口译员)也被视为干预。此外,干预还指促进早期语言习得或语言学习的方法,无论是ASL(美国手语)还是英语。例如,支持特定语言选择的特定教育环境可能会影响耳聋或听力障碍学生的语言发展。干预还会影响如何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从而影响他们发挥潜力的能力。

以下是与语言干预相关的一些反馈示例:

- “...早期干预是语言的关键部分,家长教育和向两岁以下的学生提供服务之间存在巨大脱节...”
- “...我认为聋儿生命的开始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必要在最早的阶段提供语言习得。”
- “我为中学生和高中生提供CART字幕服务。从我的沟通获取角度来看,障碍是:技术问题:缺乏对学生需要观看和理解的媒体的字幕。缺乏理解:教师和演讲者对于他们的需求(在课堂和更大的集会类型节目中的安排)缺乏了解,因此需要演讲者使用麦克风等...”(专业人士)
- “...早期听力检测使得早期干预成为可能,以提供家庭选择的任何模式的语言和沟通支持。”
- “语言和沟通——语言是人类连接的关键。关于这点,我更多地谈论语言模式。要真正内化并掌握一门语言,孩子们需要强大的语言模式。1-2个手语指令不能扩展想法。目前,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中缺乏ASL技能...”
- “...决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哪种语言可能很困难。ASL、英语或家庭中的口语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
- “父母不与孩子使用手语,导致孩子直到3岁开始上学时或有些孩子直到5岁时(如果他们不参加早期干预服务)才开始语言习得...”
- “...大多数婴幼儿在早期干预和沟通机会中得到的是混合的结果,很可能采用的是总沟通(TC)方法...”(专业人士)

语言和沟通获取与干预之间的重叠

沟通和语言获取与干预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即获取影响干预,反之亦然。例如,当一个耳聋或听力障碍学生获得完整的语言获取时,他们的语言和沟通需求更有可能得到满足。缺乏干预可能导致沟通和语言获取的障碍。例如,如果没有干预措施,家长和家庭成员可能不会学习手语,这反过来导致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在家中无法获得对话的机会。此外,如果他们在早期就接受了语言干预,他们的需求会得到更好的支持。一些受访者认为,早期接触视觉语言(如手语)会支持他们未来的沟通能力,并为耳聋和听力障碍人士提供更多的获取机会。通过提供这种干预措施,他们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最大潜力。这种“语言和沟通获取与干预”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模型中的双向箭头表示。

以下是与沟通和语言获取及干预相关的一些反馈示例:

- “虽然列出的所有领域都可能对耳聋/听力障碍学生产生影响，但获得持续的语言和沟通是关键...”
- “...在早期干预服务中，缺乏包括聋人专业服务，以及对ASL的接触和习得存在巨大差距...”
- “早期干预很重要，但如果家长没有立即开始与聋儿沟通，那效果就不大...”
-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持续且早期的语言获取，更好的方法来让学生接触书面语言，以及支持和教学迟到语言学习者的课程。”(专业人士)
- “...家庭参与很重要，特别是在使用美国手语或视觉提示与他们的孩子沟通时。”(专业人士)
- “...早期检测和干预——如果做得更好，我们的更多学生将能获得早期语言，而‘雪球效应’将会减少。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通常会失去听到成年人在背景中谈话的完整对话机会。他们可能看不到一个成年人在与另一个成年人进行完整使用ASL的签署，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而且成年人没有要求他们观看正在进行的对话。我认为我们对聋和听障孩子的沟通建设确实存在很大不足...”

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需求、发展和潜能最大化

该模型的第五个层级关注的是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沟通和语言需求、发展以及潜能最大化。例如，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需要完整的语言获取、早期语言习得以及高质量的同伴沟通。这些需求与前面讨论的沟通和语言获取及干预部分相互关联。这些学生的需求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特征、是否有其他障碍、移民身份、家庭语言以及学校经历。早期语言习得以避免语言延迟也是这一层级的关键组成部分。需求还可以通过家庭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来支持孩子的需求和整体发展来描述。反过来，一个耳聋或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会影响他们在学术、语言和社会情感学习方面达到某些发展里程碑的能力。对于学术发展的考虑可能包括抽象推理能力、工作记忆和处理速度的延迟，因为第一语言的接触会影响不同的发展里程碑。对于语言发展的考虑可能包括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及接受和表达技能。偶然学习在孩子的社会情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影响他们与课堂动态和同龄人的互动能力。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需求和发展里程碑之间的联系也包含了身份认同发展的概念。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学术、语言和社会情感发展需求是模型中最核心的部分，直接关系到这些学生最大限度发挥潜力的能力。最终，加强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的语言和沟通获取将促进他们的整体发展，因为这些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以下是与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需求、发展和潜能成就相关的一些反馈示例：

- “总体来说，我们看到更多的聋人和听力障碍学生面临重大的认知和神经系统挑战，这些是严重的学习和成就障碍。仍然有太多的学生存在语言剥夺；其中许多人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
- “...学习ASL作为第一语言的观点通常要到中学或高中才会出现，那时聋学生开始自我探索他们的自尊...”
- “...我们学生缺乏正常接触，继续影响他们的成就和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能力。”
- “...通常情况下，有听力障碍的儿童不能像他们的听力同龄人一样接触到相同的语言和沟通，这从一开始就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

- “...有残疾的聋人儿童也可能成为他们成功的障碍，因为他们的残疾可能阻碍他们的语言习得。例如，是否有关于评估患有阅读障碍的聋人儿童并提供策略的信息？他们的读写能力如何？”(专业人士)
- “...在我20年工作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一对父母能够用手语与他们的孩子交流。对我来说，这为所有随后的教育问题奠定了基础：阅读能力、从手语翻译或教师那里学习的能力。因此对我来说，这才是最大的障碍，并对所有其他问题产生了影响。”
- “...当他们进入学校时，他们的语言已经延迟了。作为一名在K-12教育领域工作的人员，我看到许多学生存在语言延迟...”(专业人士)
- “...我认为家庭的参与和支持非常重要，因为它在任何孩子的生活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父母参与其中，将有助于改善沟通和理解的缺失。”
- “...社会方面的担忧，因为我观察到一些耳聋/听力障碍学生不仅难以与同伴交流，还难以理解其沟通伙伴的非语言社交线索，以及如何交朋友和谁是朋友。”
- “...语言习得需要从早期开始，在入学前设定目标并进行进度评估。应期望耳聋/听力障碍孩子在语言和沟通方面与他们的听力同龄人齐头并进...”
- “...许多时候家庭无法与他们的孩子沟通，孩子在社交方面受到了影响。这也导致了较低的读写成绩，因为在关键的0-5年期间缺乏语言或沟通...”
- “...他们比其他同龄人更擅长视觉学习。ASL 对聋人来说非常重要...”
- “...我知道，如果孩子在早期在家有更多的沟通，他们的读写能力会提高...”
- “...如果家庭成员不参与聋学生的教育，学生会错失在家中的语言习得、阅读机会、数学技能的培养和个人关系技能的获得...”
- “...我所教的学生阅读技能差，缺乏应通过偶然学习获得的常识，甚至手语技能和理解也很差，因为他们对手语的唯一接触主要是通过课堂口译员。”
- “我所看到的聋人和听力障碍学生最大的障碍是由于家庭缺乏参与，这导致缺乏早期检测和早期干预，从而导致学生缺乏沟通、语言和读写能力...”
- “...他们进入学校时，经历和语言有限，无法谈论他们的经历，随后被期望在没有足够语言基础的情况下进行课程学习...”
- “...读写能力的发展对教育至关重要，但语言习得和显性心智理论发展、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必须首先得到支持，并在孩子的一生中得到家庭和教育资源的持续支持。次级残疾在阻碍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通过有效的语言习得和社会语言习得和干预可以得到缓解或减少...”

结论

上述各个层级及其组成部分都影响着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最大化其潜力的能力。例如，一些受访者所讨论的行政决策阻碍了这些学生实现其潜力的能力。家庭、专业人员和公众的认知和知识也会影响学生的

能力, 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学生的需求, 那么学生实现其潜力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提供完整且持续的沟通和语言获取, 可以增加他们最大化潜力的可能性。同样, 在考虑适当的资源、干预和语言发展时, 学生在适当的支持和资源到位的情况下, 更有可能达到发展里程碑。当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和发展里程碑得到满足时, 他们更有可能取得成功。